

# 黎元洪傳

(二)

章君毅

## 首義第一鎗幫了大忙

黎元洪冷眼旁觀張彪的神情舉止，再聽到他說要調全部是滿洲旗人的三十標一營去守楚望臺，登時就明白了張彪的難言之隱。因此他相機提醒張彪說：

「驟然之間沒來由的調動守備隊伍，恐怕也是不太妥善吧。」

「黎大人，」張彪情急分辯的說：「我總不能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」黎元洪連連領首，趕忙打斷了張彪冒到嘴邊的話，他說：「督練公所工兵課員李克果，他是工程八營的老管帶。工程八營上上下下都聽他的話，不如調他去帶工程八營守楚望臺。」

張彪却還在遲疑不定的問：

「那李克果他靠得住嗎？」

「靠得住。」黎元洪斬釘截鐵的回答。

「他能靠得住？」

「單得住。」

「不行，」張彪忽然又持異議的說：「光李克果一個恐怕單他們不住，反正工兵課裏的課員還多，不如統統派去協守楚望臺。」

黎元洪祇好同意的說：

「也好。」

當下決定，派工兵課員李克果、陳炳榮、馬祖全、劉繩武和張策平，另外再添了位軍械所總辦紀某，全是湖北工兵高級軍官，工程八營全體目兵都是他們的學生，協同阮榮發帶工程八營守楚望臺。等到緊急會議開完，張彪方始走到挨了一巴掌，還罰了老半天站的阮榮發跟前，告誡他說：

「你好好兒的給我守到八月十六，我委你當工程管管帶。不然的話，提頭來見！」

這一天晚上，李克果等人就到了楚望臺工程第八營，而且立刻派兵到楚望臺四週控戰壕，加強防禦工事。這一項苦工一直持續到陰曆八月十九日為止。

從八月十二到八月十五，武昌城裏緹騎四出，如臨大敵。黎元洪阻止張彪調三十標全是旗人的第一營守楚望臺，確曾幫了革命同志的大忙，否則旗兵必定會在楚望臺死守不退，辛亥革命能否順利成功，可能大有疑問。這是辛亥革命成敗與否的一個重大關鍵。不過黎元洪是由於他對工程八營官兵革命決心之堅強判斷錯誤，他根本不相信工程八營會起革命。事後他也曾對人坦然的說：當初他是鑒於工程八營成軍最早，在湖北新軍中聲譽最好，而且官兵大都有家眷住在營房附近，所以，他決不相信工程營也會發生問題。由而可見，他是在無意之間幫上這個忙的，因為，八月十九晚間武昌首義，正是由負責守楚望臺的工程八營副弁目熊秉坤，放了辛亥革命第一槍。到了八月十五中秋節，武漢三鎮居然在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之中平安無事的渡過，使滿清大吏頗出意外，其實是革命同志臨時決定改了期。然而，預定舉事的十八日下午，革命同志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趕製炸彈。不慎失手爆炸，孫

武受傷被送進了醫院。寶善里機關的炸藥、旗幟、文告、符號、印信等等，一概被俄國警察搜去送到了武昌。滿清官吏於是大起恐慌，黎元洪下令截斷武昌和漢口、漢陽間的交通，各級衙門派隊大捕黨人，所有的隊伍一律停止休假，嚴禁外出。黎元洪自己從八月十八日到十九日，全在他司令部的辦公室裏坐鎮指揮。八月十九日晚上八點多鐘，工程八營副弁目（副班長）熊秉坤發射了辛亥革命第一槍，工程八營首先舉義，黎元洪並不會得到消息，反倒是駐在武勝門外塘角的第

二十一混成旅輜重隊有革命同志縱火為號，和輜重隊比鄰而居的砲兵營管帶張正基，立刻就打電話報告了他。黎元洪聞警，當時的反應是下令召集四十一標全體官佐到會議廳集合。命令下達，張彪的電話又到，他這才曉得果然是守楚望臺的工程八營首先發難。然後，各處營房繼起響應，那時候，工程八營已經順利進佔楚望臺了。

黎元洪佩槍持刀，匆匆忙忙的步入會議廳，四十一標的全體官佐先已一排排的坐好。立正敬禮以後，黎元洪只說了一句話：「請坐。」然後便面色凝重，在講臺上往返的踱步，他既不說話，也不發令，反叫四十一標的官佐，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？實則他是無法將四十一標的官兵全部圈在一處，祇好把所有的官佐集中在一起，防止他們領導部屬響應革命義師。



剪了髮辮以後的中央大都督黎元洪，穿上革命軍戎服，攝影留念。

### 黎元洪手刃兩名革命黨

會議廳外，黝黯穹蒼出現了火光，槍聲和喊聲也越來越密，越來越急，這正是武昌城空前未有的恐怖之夜。緊接着，又有吆喝叱罵的聲音漸行漸近，黎元洪臉色蒼白，雙眉緊鎖。不一會兒，兩名衛兵押了個竭力掙扎的士兵進來，往黎元洪的面前一推。由一名衛兵報告黎元洪說：這人才翻越圍牆進入四十一標，被附近的衛兵們一擁而上，把他抓到。

於是黎元洪厲聲的問：

「你是那一個部隊裏的？」

「工程第八營。」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周榮棠」

「半夜裏翻牆進來做什麼？」

周榮棠昂然不屈，抗聲答道：

「我來送信，城裏城外的同志全發動了。請四十一標的弟兄立刻響應！」

當時在場的人再也沒有想到，黎元洪竟會一聲怒叱：「亂黨！」然後便手起刀落，他親手把周榮棠砍死在地上。

然而，革命黨人前仆後繼，不屈不撓。過不多久衛兵又逮到一個進入四十一標報信的革命同志王某。黎元洪也是三言兩語簡單明白的問過話後，親手把這位革命同志砍死。黎元洪在辛亥八月十九之夜，一連手刃兩位革命黨人。這一件事，衆目睽睽，鐵案如山，雖然世間知者不多，但却為黎元洪所無法否認的事實。

會議廳裏四十一標的官佐，瞠目結舌，眼望

着黎元洪連殺二人面不改色，他們心知這是黎元洪在殺鷄驚猴，藉此鎮壓四十一標的官兵。然而無數億萬的革命同志，豈是他這一個大清的孤臣孽子所可殺得光的？又過了一陣，隆隆的砲聲破空而起，呼嘯的砲彈直向四十一標營房射來。轉瞬間便轟然爆炸，於是屋倒牆坍，驚呼駭喊，四十一標的軍士開始四散奔逃。黎元洪一聽就知道砲彈是從蛇山和楚望臺兩個方向發射，顯見楚望臺和蛇山兩處險要已被革命同志佔據，大勢已去，連他也不敢再逗留下去了。因此他當眾宣佈：

「你們各自回營，帶兵出去。如果能够維持，希望你們念在皇恩浩蕩的份上，務必要把亂事鎮壓下，將來必有重賞。否則便任由你們自擇，連我也不能為你們負責。」

說完，四十一標全體官佐爭先恐後，一閃而散。黎元洪站在轉眼之間變成空空蕩蕩的會議廳裏，面對着地上的兩具伏屍，他發出了一聲浩嘆。

「大人，」悄然站在他身後的執事官王安瀾，神情不安的催着他說：「我們還是快點走吧，眼看着砲火越來越猛了。」

「走？」黎元洪茫茫然的問：「走到那裏去呢？」

略一沉吟，王安瀾答道：

「不妨上劉參謀家裏去避一避，他那邊比較僻靜，『亂黨』不會找那裏去的。」

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參謀劉文吉，家住武昌黃土坡，他也是黎元洪的心腹親信之一。黎元洪終於點了點頭，輕輕的說了聲：

「好吧。」

四十一標的營房裏一片大亂，決計響應革命的官兵正在集合站隊，整隊而出赴戰。一意逃生的則在抱頭鼠竄，奪門而逃。

在黃土坡劉文吉家平安無事的住下，革命軍已經佔領武昌全城，湖廣總督瑞澂，第八鎮統制張彪，一前一後逃進了漢口租界。湖北提法使（臬臺）馬吉璋耳聞革命軍起義，他決心一死殉職，以表示他對大清廷的愚忠。馬吉璋穿好朝服，端然拱手坐在大堂上，等着革命黨前來殺他。可是久久不見革命黨來，派人出去一打聽，這才曉得革命黨舉動文明，七賢不驚，除了負隅頑抗的滿清忠狗，從未妄殺一人。馬吉璋求死不成，祇好悄然退堂自去。八月二十日凌晨，一夜不曾睡得着覺的黎元洪忽然想起他畢生的積蓄，都在他家的三口皮箱裏。由於他實在捨不得那一筆錢，便派他家的一名伙夫，悄悄的去取來，然後寄存到別處去。

### 床下都督確也不確

那名伙夫如願以償的從黎宅抗出了三口皮箱，方出大門口，恰好跟熊秉坤所派的三名偵探湯啓發、程定國、馬榮劈面相逢。湯啓發他們以為那伙夫是乘火打劫的宵小盜匪，當時喝令他止步，然後就要按照軍律把他就地正法。那伙夫吓壞了，他極口喊冤，說是：

「我本來就是黎大人公館的伙夫，我怎麼會是放槍的強盜呢？」

湯啓發猶在聲聲喝問：

「是誰叫你來搬這些箱子的？你要把這些箱子搬到那裏去？」

伙夫囁囁嚅嚅，答不上來了。

「你要是說不出派你取箱子的人是誰？」湯啓發虛聲恫嚇的道：「那你一定就是強盜了。我們正好砍下你的腦袋，殺一儆百號令示眾！」

「我不是強盜，我不是強盜！」伙夫吓得跪地求饒，他終於迫不得已的吐了實：「是——是黎大人叫我來取箱子的。」

果然盤問出些端倪來了，湯啓發心中大喜，但他仍然聲色俱厲的再問下去：

「黎大人現在在那裏？」

「在——」伙夫猛然想起黎元洪的再三叮嚀，話到嘴邊，又縮回去不往下說。

「我告訴你啊，」湯啓發毫不容情的道：「你今天除非請出黎大人來當面跟我們說明，確實是他派你來拿箱子的，你才能够保得住你的腦壳。否則的話呀，哼哼，革命軍的紀律誰敢干犯？」

伙夫磕頭如搗蒜，他終於應允了領着這三位偵探隊員，同去黎元洪匿身所在的劉文吉家，當面對質。

三位偵探隊員大喜過望，當時商定由馬榮先回楚望臺革命軍臨時指揮部報信。由湯啓發和程定國押着那名伙夫，上黃土坡劉文吉家找黎元洪去。

在從黎公館到黃土坡劉文吉家的路上，湯啓發和程定國因為太興奮了，他們一看到革命同志，便歡聲大叫：

「來呀，跟我們去找黎大人呀！」

於是，跟着伙夫同去黃土坡的革命同志越聚越多，漸漸形成一支小小的隊伍，以湯啓發和程定國爲首，奔向黃土坡。一到劉家，黎元洪急切之間無從躲避，他祇好挺身而出，抹下臉來，愁眉苦臉的埋怨他的部下。

「我平時帶兵並不刻薄，你們爲什麼要跟我苦苦的爲難呀！」

有人在說「不敢不敢」，但是也有人坦然自承的說：

「我們今夫千方百計的找到這裏來，決無惡意，祇是想請統領出來爲我們主持方針大計。」

黎元洪却一聲冷笑，滿臉鄙夷之色的答道：

「革命黨人才濟濟，怎麼會用得着我？」

湯啓發上一步，慷慨陳詞的說：

「黎統領你平時帶兵，頗獲人心，現在的革命黨同志都是軍人，我們軍人首重服從長官命令，湖北新軍將領中孚衆望，得士心的，除了黎統領之外，實不作第二人想。所以統領執意不肯出山，又有誰可以領導羣倫，使革命大業，終底於成？」

### 黔驢技窮，鉗口無語

從黃土坡劉文吉家直赴楚望臺革命軍臨時總部，黎元洪雖不若外間誤傳之從「床底下拖出來」，「頓聲求道：『毋害我，毋害我！』。但是，顯而易見的是他當時祇知忠於清室而罔顧民國。

他甚至一有機會就要俟時而「動」，對革命軍有所不利。目今所能找得出來的證據，爲黎元洪

所百口難辯者，諸如他一到楚望臺，除了向革命同志笑了笑，說聲：「諸位辛苦」之外，就此保持緘默，一語不發。革命同志挽他到中和門的城樓上去觀戰，他一覩衆人的注意力集中於戰事進行，立刻就向他的學生吳兆麟耳語，責備他不該參加這種「辜負皇恩，大逆不道」的革命之舉。

吳兆麟還蠻忠厚，他唯恐黎元洪輕言惹禍，連忙低聲的告訴他說：

「我也是被他們所挾持的。」

然而這兩句對答的密語，仍還是被在場的革命同志聽了去。

當湖廣總督衙門終被革命軍攻克，瑞激、張彪相繼潛逃，武昌全城已在革命同志的控制之下，黎元洪一看「這把野火」已經燒了開來，他不能再正視現實了。可是，他召集革命黨代表和前清職官舉行會議，席間他仍然不斷的在作效忠清廷，扭轉形勢的打算。譬如他在會議中一開口就對革命黨人危言聳聽，虛聲恫嚇，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的說：

「督署算是給你們攻進去了，但是你們並沒有逮到瑞制軍和張鎮臺呀？哼！當今之事我看你們何以善其後？」

革命黨人異口同聲的回答：

「請統領做主。」

黎元洪便再試探的問：

「你們革命黨有什麼聲援？又有多少錢糧作後盾？」

鄧玉麟爲了安人心，祇好虛張聲勢的說：

「京山劉英已經募到了十萬名革命軍，三天

以後可以開到武漢來！」

熊秉坤偏是實話實說，他道：

「官錢局，銅幣局，銀幣局和藩庫所存的銀洋，不下三千萬。錢糧方面絕對不生問題！」

黎元洪再施威嚇，他說：

「假使瑞制軍、張鎮臺調集水陸兩師，齊頭並進。試問你們如何對抗？尤其長江水師厲害得很啊，我是水師出身，我曉得水師艦隻的狠處，不消十發砲彈，這座武昌城就會化爲齏粉。到那個時候，你們又能退到那裏去？」

鄧玉麟抗聲答道：

「退湖南！」

黎元洪更提高聲浪，疾言厲色的問：

「湖南有什麼把握？」

「湖南有把握。」

「湖南焦達峯已經和我們約好了上個月舉事。」

「這算是什麼把握？」黎元洪一聲冷笑，又委婉的在勸誘：「依我之見，你們不如暫且回營，由我負責去跟瑞制軍、張鎮臺關說，今天的事，一概免予追究。好不好呢？」

當時，革命意志堅強的何竹山，深感黎元洪唱反調，潑冷水的態度令人忍無可忍，他怒不可抑的大聲說道：

「我們發動革命，生死利害早已置之度外！凡事都是依照我們的心願而行。縱然肝腦塗地，也是在所不惜。統領所提的意見絕對辦不到！」

革命黨人嚴正表示其堅定立場，黎元洪方始黔驢技窮，鉗口無語。但是他仍然在神情舉止間

充分的顯示他對革命之舉不以為然。他不停的搖頭感嘆，長吁短嘆，使當時的緊張氣氛，增添不少沉重的壓力。同時他所下達的第一道命令——令各標、各營、各隊一律暫時回營架槍休息，也顯見他有陰謀詭計，不懷好心，所以革命黨人唯有一置之不理。

### 都督到了臉色慘白

不久，前清湖北諮議局長湯化龍，請黎元洪、革命軍代表和各級官長正午十二時到諮議局開會，商討組織政府。革命同志方維選特地跑到三十標去挑了一匹駿馬，作為黎元洪的座騎。黎元洪方騎到馬背上，吳兆麟又派一百多名軍隊充任護衛。可是黎元洪一眼瞥見隊伍之前有兩面九星十八角的革命軍旗，他立刻下令拿開，革命黨人不依，黎元洪還很生氣。一行人馬擁着個黎元洪走到了第十五協西營門二十九標第三營，管帶何錫藩又把黎元洪給攔了下來，請他到會議廳裏坐坐，獻上香茗。這時候，革命黨人熊秉坤、鄧維、鄧玉麟、李作棟等唯恐意外生變，緊緊跟住黎元洪，寸步不離。黎元洪先問何錫藩：

「你們那一標都回營房了麼？」

「回去了。」何錫藩領首回答：「而且全部遵照統領的命令，已經在架槍休息。」

「啊——」

黎元洪略一沉吟，彷彿在打什麼主意。他剛要開口，何錫藩却搶在他的前面，自動請纓般的說了：

「我們那一標可用，祇等統領的命令。」

說時，他還直在向黎元洪擠眉弄眼，以目示意，顯然是在暗中知會黎元洪，祇要他一聲令下，十五協二十九標官兵一定會接受他的指揮，反過來跟革命黨師作戰。這真是辛亥革命千鈞一髮的瞬刻，當時黎元洪已經會過意來，正要開口，幸有在他身旁的熊秉坤，一看情形不對，他立刻向鄧玉麟耳語：

「此地不可久留，久留一定生變。」

鄧玉麟恍然大悟，他馬上厲聲的說：

「我們去開會要緊，這裏不是說話的所在！」

於是，一羣革命黨人，又度挾起黎元洪就走，總算又渡過了驚險萬狀的一關。

黎元洪被革命黨人擁到湖北諮議局時，先已在諮議局裏的革命黨人齊聲歡呼：

「都督到了！」

當下，黎元洪臉色慘白，身子在微微的顫抖，他張口籍舌，默無一語。直到這個時候，黎元洪方始明白，革命黨人要推舉他當鄂軍都督，早有成議在先。發動武昌首義的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與文學社，在發難之前，曾經獲致協議：未來的都督人選。不一定要跟革命起義有若何深切的關係，需在起義後視事態之演變而定，先決條件厥在其個人資望是否能為當地及海內外所推重。因此，有人提議黎元洪和湖北諮議局局長湯化龍。但在黎元洪一行抵達諮議局之前，革命黨人羣至諮議局請湯化龍出任都督時，湯化龍却故示懇切的說：

「革命大舉，兄弟素所贊同，但是如今武昌首先舉義，亟宜通電各省，請其一致響應。瑞激

雖逃，清廷却必派重兵南下，所以目前軍事要緊，兄弟不是軍人，不懂得如何用兵，深願在軍事以外效力。推舉都督，請在湖北軍界為諸君平素所信仰者中選定一位，相信定可推翻滿清，完成革命。」

黎元洪抵達諮議局之際，正值革命黨人聽從了湯化龍的意見，決心推舉黎元洪為鄂軍都督之時，所以他們一見黎元洪就歡呼都督到。由而可見此公當年的確是「鴻運當頭，吉星高照」，祇是他「人在福中不知福」，反以為是大禍臨頭罷了。

時值中午十二點鐘，黎元洪被「推舉」為鄂軍都督，他仍然微微顫抖，不知所措。革命黨人李翊東先已擬就了六言安民佈告，磨繕好了請黎元洪簽署，直嚇得黎元洪雙手直搖，顫聲的說：

「你們莫要害我，莫要害我！」

革命黨人於是大譁，有人用槍指着黎元洪，喝令他簽。有人在一旁為之排解，雙方正相持不下，李翊東憤憤然的上前，拿起筆來代他簽了一個黎字。

### 天佑民國陰謀揭破

過不多久，湯化龍帶着諮議局副議長張國溶、議員夏壽康、劉慶藻、阮毓崧、胡瑞霖和秘書長石山儼來見新任鄂軍都督。湯化龍曾與黎元洪密談片刻，然後相率辭去。他們所談的是什麼？當時沒有人聽見。然而却天佑民國，竟於三天後在無意間揭破了黎、湯當時所議定的陰謀。九月二十三日傍晚，有一名大漢提了個燈籠，鬼鬼祟

崇的遞了張字條給工程八營後隊隊長李定國、被李翊東等所察覺，李定國匆匆的看過字條就往嘴裏一送，他把字條嚼碎了嚥入肚裏。李翊東他們嚴詞詰問，李定國却自知事洩露，雖然無詞以對。李翊東再把逮到的大漢喊來，問他跟李定國之間究竟有什麼關防機密？大漢也是咬緊牙關默不作聲。再問他是不是旗人？大漢說不是的。可是李翊東他有辦法，當場令那大漢從一數到六，旗人唸「六」為「溜」，大漢終告露出馬脚，由黃元吉把他一槍打死，李翊東則將李定國關了起來。

再一追詰李定國，一樁由黎元洪、湯化龍所主持的大陰謀赫然敗露，原來是黎、湯二人當日在諮議局裏密談定的計。黎元洪曾派時已加入革命軍，經常出入軍政府的張振標、蔡登高為代表，勾串時任臨時守衛官的方定國，同赴匿居武昌城裏的布政使司連甲，八省土膏（雅片煙）捐局督辦大臣柯逢時之邀，和諮議局長湯化龍、武昌謙記土莊經理李國鏞等人接連開過幾次會，由湯化龍起草聯銜電奏清廷，聲明黎元洪係受革命黨人脅迫，再向清廷請兵企圖救平革命軍。

這是黎元洪在出任鄂軍都督後，意圖謀叛，雖然有鐵證如山，然而革命黨人仍不欲大事株連，當時的處置，是將李定國、張振標、蔡登高三人槍決了事。

黎元洪對於武昌首義的第一項貢獻，是為「今奉軍政府令，告我國民知之，凡我義勇到處，爾等勿用猜疑，我為救民而起，並非貪功自私，拔爾等於水火，補爾等之瘡痍……」的六言

安民佈告一出，不僅觀者途為之塞，軍民額手稱慶，歡聲雷動。武昌城裏的殘餘清吏、旗兵、心摧膽裂，紛紛化裝易服潛逃，即連漢口租界上的外國人士，也在大為訝異的說：

「想不到黎協統也是革命黨！」

消息傳到全國各地，革命黨聲勢不然大振。

革命黨人以湖北諮議局為鄂軍都督府所在地，由陸軍測繪及陸軍第二中學，陸軍小學的學生革命軍擔任守衛。黎元洪住在議長室，門外有一座角樓，另由革命黨人胡祖舜、鄧作麟、李作棟等予以守護。當時因為武昌城內還有不少的旗兵企圖負隅頑抗，不時有零星的槍聲傳來。黎元洪很焦躁，也很駭怕，他神情凝重。儘在背負雙手，在室中往返踱履。

當天傍晚，蛇山方面忽然槍聲大作，滿清新軍第八鎮步隊第三十標第一營的管帶邵翔宸，率領他那一營裏的旗籍官兵一百多人，由大東門繞道蛇山，猛撲軍政府。李作棟、鄧玉麟等聞警，立刻挾持黎元洪，逃到都督府後面蛇山之上的隱蔽之處。甘績熙、李翊東指揮守衛陸軍學生以圍牆為掩體，奮勇還擊。幸而將旗人隊伍擊潰，但是軍政府裏一時找不到黎都督了，因而謠說四起，都說黎元洪業已藉機脫逃。後來鄧玉麟他們把黎元洪從蛇山之麓扶回，還特地領着他邊府巡視一週，軍心方始漸漸的安定。

當晚，在都督府舉行會議，出席革命黨人蔡幼香、鄧玉麟、黃元吉等十五人，和臨時加入的吳兆玉、楊開甲等，會中黎元洪仍然不發一言，不建一策。不過軍府的組織大體擬定，並且由鄧

玉麟、吳醒漢、蔡幼香等會商暫將革命軍編為六營，由吳醒漢負責指揮，負責守衛武昌各門和各機關。在這次會議席上還決定了一件「小事」，那便是為黎大都督的安全着想，請他由革命同志「陪同」，到黃土坡去暫住一夜。

### 羅漢歟阿彌陀佛乎

當夜，黎元洪深宵不寐，愧恨交集，他曾拔出手槍，意圖自戕。這是黎元洪一生之中的第二次自殺，不過，在他的身傍有革命黨人戴維夏等，和他的衛士馬弁。黎元洪的衛士親狀，一把奪下他的手槍來。於是黎元洪又第二度的大難不死，死裏逃生。

第二天一早，黎元洪一行再回都督府，革命黨人甘績熙、蔡濟民、蔣翊武等圍住黎元洪，一再請他剪去腦後的那根辮子。黎元洪推脫再四，方始勉強允可剪去。髮辮剪後年青氣盛的蔡濟民舉止略嫌輕狂，他伸手摸着黎元洪的頭鬚說：

「都督好像是個羅漢。」

黎元洪唯有報之以苦笑的答案道：

「倒是有點像個彌陀佛。」

到了九月二十二日，革命軍不但在武昌城裏站定脚跟，而且光復漢口，再下漢陽，當時士氣高昂，民心激奮。藩庫及銀幣、銅幣各局庫存不下四千萬元，楚望臺總軍火庫及漢陽兵工廠所存械彈不計其數。黎元洪至此方知大事可為，他在二十二日下午召開軍事會議，當眾慷慨陳詞的坦然宣佈：

「我前天還沒有下決心，昨天也沒有下決心

，甚至於今天上午仍還不曾下定決心。不過，現在我確是下定決心了。無論如何，我總算是軍政府的人了，從此以後，成敗利鈍，唯有生死以之。」

當時，與會諸人，一概報以興奮熱烈的掌聲。

下定決心以後的黎元洪，却仍然對他的言一行，一舉一動，一概出之以審慎持重的態度。此一事實，黎元洪在他的致乃師薩鎮冰書中，曾經坦率直承。他告訴他的恩師薩鎮冰說：

「……任事數日，未敢輕動，蓋不知究竟同志若何？事機若何？今視師八日萬眾一心！」由而可知黎元洪對於自己的進退出處，總算是相當的謹而慎之，一絲不苟的了。

九月二十四日，中華民國立國第一個莊嚴神聖的典禮，在武昌城裏，軍政府前的閱馬場，隆重舉行。由中華民國鄂軍都督黎元洪，設壇祭告天地，和大漢民族的祖先黃帝。那座凜然不可侵犯的祭壇，壇前列燭火，壇上設香案。玄酒其實是水。太牢，便以小黃牛替代。玄酒太牢其實正是古天子社稷的祭告之禮。以此為民國肇建，誰曰不宜？壇上香案的左側，站的是贊禮官，讀祝官則立於香案之右。祭壇前面，有革命軍全體整齊列隊，在隊伍之前的軍樂隊率先鳴奏「軍樂首章」。然後，鄂軍都督黎元洪，親率各級將校依次登壇，黎元洪居中南面而立，各級將校雁序般在他左右排列兩行。這時候，眾人屏止呼吸，神情肅穆，目不轉瞬的注視黎元洪親自上香、獻牲、釀酒，他為中華民國之建立向天地社稷屈

膝下跪，侍立兩旁的革命軍將校也跟隨着他跪下。於是，壇前軍士齊同舉槍立正，行最敬禮。

黎元洪躬率左右兩行將校俯伏在地，贊禮官和讀祝官也跟着他跪了下去。黎元洪引領眾人雙手脫帽，行免冠四叩首禮，正心誠意，必恭必敬的磕了四個頭。然後，讀祝官膝行到香案之右，恭讀祝告文，讀完了，他再雙手捧住酒爵，遞給黎元洪，請他奠酒，也就是灑幾滴酒於地面。緊

接着，黎元洪便躬率兩旁將校把軍帽重新戴上，起立，壇前革命軍士一聲槍放下，再由黎元洪肅立壇前朗聲宣讀誓詞。一聲「詞畢」全軍將士又復行舉槍禮，與此同時三呼萬歲，軍樂隊再奏軍樂第二章，典禮宣告完成，黎元洪率同各級將校下壇，全軍整隊回營。

### 中央大都督總監察

「今視師八日，萬眾一心！」黎元洪一旦果真下定了決心，效忠中華民國，他可是有為有守，堅持不屈不撓。鄂軍政府成立之日，他彈智竭慮，不眠不休，厘訂規章，通電全國呼籲響應革命，正式成立軍政府。漢口、漢陽相繼光復後，從漢陽兵工廠得了步槍十二萬餘桿（包括已成品、半成品在內），大砲二十餘門，砲彈十萬發，槍彈三十餘萬發。武漢三鎮的革命部隊，又先後擴編成七個協、砲隊三標、馬隊一標、工程隊一營、輸送隊兩標、敢死隊一隊，以及由陸軍中學、陸軍小學、陸軍測繪合組的學生軍，乃至長江水師。當時的武昌軍政府，真是聲勢顯赫，氣壯如山。要人有人，要錢有錢，要槍有槍。往後湖

南、九江相繼宣告獨立，這兩處地方的革命部處，就都由武昌軍政府供應械彈。僅祇湖南一省，即自武昌軍政府領去了槍支數萬，此外，則四川革命同志熊克武，返川舉義，也曾由武昌軍政府撥予步槍五百支，和槍彈數萬發給他。熊克武成為民國以後的四川軍要之一，正是靠這一筆本錢起的家。

軍政府成立，武漢三鎮全部光復，不但黎元洪越幹越起勁了，而且各地的革命黨領袖人物，相率抵鄂。起先，是曾經一舉捐助革命經費五千元，早就被革命同志推定為未來都督的劉公到步，他因為黎元洪已經榮任都督，自願屈就一名「總監察」，不屬於任何機構管轄，但却有權監察各機關。八月二十三日，居正來自上海，蔣翊武來自岳州。當即由居正提議，商訂軍府組織條例，把黎元洪「不肯畫一策」時期代行處理軍政大事的「謀略處」予以取銷。另設一個參謀處，推前任統帶張景良為參謀長，而以楊開甲、楊驥章副之，吳兆麟、張振武、吳醒漢等都擔任參謀。

黨國元老居正化了三天的功夫，擬訂了「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」，凡六章二十四條，實在是因為時間太匆促了。這個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組織條例，就有了前後不符的大漏洞，明明標的是「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」，但在條文之中，「軍政府」却全部改做了「都督府」，唯有在第二十三條上，方始出現「軍政府」的字樣。而那偏偏又是「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，於都督核准之日公佈施行」，反倒使名稱的自相矛盾，越加顯明。此外，「司令部」又在第一條上錯成了「軍

司令部」，到第七、八、九三條，方始再改回為「司令部」。

根據居覺生先生擬訂的這個組織條例，中華民國鄂軍都督府，下設參謀、司令、軍務、政事四個部，除了黎元洪以鄂督兼任司令部總長，參謀部部長是前第八鎮第二十九標標統張景良，副部長是前三十標標統楊開甲、和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原任工程八營隊官（連長）的吳兆麟。司令部不設副部長，軍務部則由華中革命軍銜子孫武擔任

### 編輯報告

### 編者

部長，副部長蔡紹忠、張振武。政事部部長是始終憚於革命，拒不到職的湯化龍、副部長則係刻在臺北，去歲九十初度的黨國元老張知本先生。政事部下設七個局旋不久又改為部。外交部部長是武漢三鎮光復後方始出獄的胡瑛、副部長是來自浙江參加革命的王正廷。財政部長先是胡瑞霖，後為李作棟，副部長則先陶德珉，後潘耀裕。內務部長馮開濬、副部長周之翰。交通部長熊繼貞，副傅立相。司法部長張知本，兼副部長彭

漢道，實業部長李四光，副部長牟鴻勳，教育部長蘇成章，副部長查光佛。不久，黎元洪的職位再度升格，稱為中央大都督，兼鄂軍都督。劉公的光桿總監察，自此也籌備成立中央總監察部。這兩個名義，鮮少為人所提及，其實是武昌曾為中央政府之所在，「中央大都督」為中華民國第一個元首職銜，以及國父所創監察權之首度行使，在中國近代史上頗有其特殊之意義。

△二次大戰期間，在東、西兩戰場最活躍，同時也是最有成就的中國名記者樂恕人先生，基於他深切不滿，其至痛恨中共虛偽宣傳，妄稱八年抗戰是「由他們領導而獲勝的」，

和日本近來所出版的許多有關中日戰爭書籍，為其當年侵略中國強作辯護，以及汪偽餘黨間有著述為他們當時的通敵美國曲予申辯。因此毅然挺身而出，為歷史作見證，將他從採訪蘆溝橋事變，直到勝利前夕的親身經歷，全部見聞，撰寫百萬言巨著「抗戰採訪錄」，全稿現已將近殺青，從前年以來此間報章雜誌即多方爭取，冀能取得刊載出版權

表，現承樂恕人先生鄭重委託中外雜誌逐期發表，殊感榮幸。本期起即刊出第一篇「出川見聞」，敬請讀者密切注意。

△凌紹祖先生「抗戰八年蘇北敵後」續稿容俟

下期刊登敬請讀者鑒諒。

△另一部與內亂，抗戰有關的珍貴歷史文獻，八八高齡的前四川督軍、革命軍二十軍軍長、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楊森將軍所撰的沙場二十年，本期開始寫到中國歷史上最燦爛光輝的長沙三次大捷，當年秘辛和盤托出，極富史料價值。

△章君毅先生的「黎元洪傳」推出後果然獲得熱烈反響，這一期寫到所謂「床下都督」前後經過，襯以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壯麗背景，將爭訟多年之謎底全部揭開，讀來令人有置身其間之感，名家手筆，的是不凡。

△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郭驥先生應邀二度訪美，返抵國門即揮汗寫作，承以「訪美觀感」交由中外發表，郭主席以其真知灼見，就美國當前面臨的五個大問題一一剖析，並予評

論，這是一篇極有份量好文章。

△旅美名作家謝思蓀女士從美國寄來了她的新作「女生流亡」，也是八年抗戰期間的一篇可歌可泣，扣人心弦的真人實事，寫出了神聖抗戰的另一面。

△李抱忱先生第四次回國，曾走遍了寶島各地，掀起了音樂界空前未有的新浪潮，如今他返美後抽暇執筆作了一篇總的報告，交由中外發表。自為中外讀者所樂聞。

△我國史學權威陳寅恪先生的生死之謎，至今傳誦紛紛，張谷先生的這篇文章中有許多獨家的材料，和感人的故事，確實不同凡響。

△喬家才先生寫他多彩多姿，令人拍案驚奇的青年時代，時間大概是距今四十五年前，中外讀者可以從喬先生這篇「黃埔當年鐵與血」中，看一看將近半世紀前中國新青年的面貌，他們的環境和遭遇，志向與抱負，這是很有一價值的一篇好文章。